



百花唱本

BAI HUACHANG BEN



三战狼窝掌

唱 詞

三战狼窝掌·桥头

換車·一枚綉花針

·貨郎下乡·五好

标兵王大朋·护秋



百花文艺出版社

三战狼窝掌 (唱詞)

百花文艺出版社編輯、出版 (天津市哈德道12号)

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津出字第008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620×960 毫米 1/32 印張 3/4 字數 14,000

1965年9月第1版 196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28,000

統一書号 T10151·386

定 价: 0.05 元

为了供应农村文艺演唱材料，我們將陸續編輯出版《百花唱本》。这套书里收的剧本、曲艺、歌曲等作品，有反映现实生活的，也有革命历史题材的；有优秀的保留节目，也有新創作的。形式也都是在河北省农村中比較流行、为农民熟悉和喜爱的。每本尽量只收一个剧种或一个曲种。有的作品，根据需要，由本社編輯部作了一些修改和加工。

三战狼窝掌 (鼓詞)

呂致清 孔令賢

小鼓板一打开了腔，
說一段大寨人民三战狼窝掌。

(白)話說山西省昔阳县，有个生产大队叫大寨大队。这个大队处在太行山之中，地势是坡坡岭岭、沟沟洼洼，土地十分瘠薄。虽说这个大队人穷地穷，但是有雄心壮志。他们用自己的力量，奋发图强，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向穷山恶水开战，不怕困难，不怕挫折，终于使大地换

装、河山易色，穷山沟变成了米粮川。这段书就是说大寨人改造恶山沟“狼窝掌”的一段经过。諸位静坐，听我慢慢道来。

狼窝掌在大寨东南面，
这沟里自古以来很荒凉。
山高沟深石头多，
不是狐狸就是狼。
不用說在这里种庄稼，
单人都不敢到这地方。
一遇到大雨从天降，
土地禾苗被冲光。
解放后，人民江山人民管，
大寨人要让“狼窝”出米粮。
(白)話說大寨人在党支部領

导下，从一九五三年冬天到一九五五年春天，一共閤住了五条山沟，把干河沟修成了肥地良田。到了一九五五年冬天，党支部書記陈永貴，又提出要改造最大的一条山沟——“狼窩掌”！

陈永貴早年想过这件事，
无奈何人单力薄沒指望。
如今集体力量大无边，
挖潜力怎不想到这地方。
为这事半夜他睡不着觉，
为这事梦里笑声琅琅响，
为这事支部里他提过好几次，
为这事和那保守思想抬过杠。
一九五五年冬天里，
支部会决定要战狼窩掌。
貧下中农一股勁，

一个个磨拳又擦掌。
立志要开荒种庄稼，
决心要拦沟閤壩增产量。
这个安好了鑿和鋤，
那个絮好了棉衣裳。
社員們开山的热情比山高，
閤沟的勇气冲天上。
陈永貴帶領好汉五十人，
狼窩掌摆开了第一仗，
社員們从早战到晚，
个个随身带干粮。
你看那青年小伙担着担子跑得快，
姑娘媳妇追得忙。
老汉垒壩滿臉笑，
寒風刺骨当乘凉。
眼看着狼窩沟里添新土，
眼看着大壩天天往上长。
就这样大干了一冬又一春，
狼窩掌里变了样：
二十五道大壩拦沟立，
新修的土地出苗秧，

社員們眉开眼也笑，
都說是集体力量就是强。
从来不敢惹的大山沟，
如今倒改成米粮仓。
誰想到春去夏来一場雨，
嘩啦啦大壩全冲光，
这真是一場甘露化冰霜。
有的人搔头撓耳不說話，
有的人唉声叹气捶胸膛。
这一下保守思想又抬头，
得意洋洋开了腔：
“咱早說‘狼窩’古来不敢惹，
到如今还不如不修强。”
富裕中农也說了話，
說这是鸡飞蛋打空一場。
地富們不敢明目張胆来破坏，
笑里藏刀作文章。
可是那大寨支部堡垒坚，
大寨人心向着党，
干革命就不怕拦路虎，
为幸福就敢把苦来尝。

支部里又开动員会，
找原因記教訓扭轉思想。
貧下中农鼓起了勁，
歪風邪气收了場，
第二次又向“狼窩”开了战，
战略战术变了样。
壩基深来石头大，
上窄下寬壩稳当。
上游修了个大水庫，
暴雨下来它好往肚里装。
战斗中你爭我赶不怠慢，
休息时男女老少歌声响。
心热暖开了冻土地，
巨手摩得大壩光，
人們說这下可算保了險，
你狗日的洪水再敢猖狂！
陈永貴却是暗暗捏把汗，
一夏天，他一听打雷就想到
狼窩掌。
別村人下雨往家里跑，
大寨人下雨就跟着永貴到壩上。

几次下雨沒出事，
众社員心里甜又香。
哪料得五七年暴雨来势猛，
山洪就像馬脱韁。
冲毀了土地冲毀了壩，
成熟的庄稼一扫光。
社員們心如烈火燒，
捶胸跺脚拍巴掌。
眼睜睜望着石头順水走，
就像是自己的心在水里淌。
也有人埋怨二次不該修，
也有人长吁短叹变模样，
还有人本来就不願意干，
咬住这机会死不放：
“嘿！千日打柴一火燒，
一冬的辛苦漂大洋！
到如今跟你們白白悞了工，
看你們还給我安个什么坏思想。”
地主富农也露了原形，
散布流言蜚語放冷枪。
本来是一次二次全失敗，

士气低落銳气伤，
这时有人来点火，
說話間邪气又上长。
这真是走路偏遇連阴雨，
开船又碰頂头浪。
可是螳螂再大擋不了車，
烂铁再硬比不了鋼。
陈永貴紧握拳头表决心：
“三次再战狼窩掌！”
过去的苦楚在他心里翻，
党的話又在他耳边响：
“我們走着前人沒走过的路，
怕摔跤怎能把高山上……”
大寨人不能給党丢了臉，
見困难不能躲又藏，
党支部治山治河决心大，
陈永貴心如烈火志如鋼。
老貧农們一心跟着党，
忆苦思甜增力量：
“如今的劳苦算个啥？
要比起过去的苦楚两个样！
地富們沒安好心眼，

咱非讓他們往自己的臉上抽
巴掌！”

老黨員賈進才說：“對對對，
找原因還要到工地上。”

他的話音沒有落，
一旁又閃出貧農梁便良：
“治不住‘狼窩’不算大寨人！
決不能半路打鼓退了堂。”

個個貧下中農表態度，
決心三戰狼窩掌！

陳永貴領着大伙查毛病，
一條一條記心上，
一來是大壩做得直，
頂不住洪水來沖闖；
二來是壩基還是淺；
三來是壩縫沒有灌上石灰
漿。

眾社員喜笑顏開把頭點，
一個個像是裝好的子彈等出
膛。

那真是強將手下無弱兵，
一聲開工好似猛虎出山崗。

又是嚴冬數九天，
寒風凜烈雪茫茫。

溝里歌聲震天人歡笑，
溝里鐵錘飛舞響叮當。
東山上運土小車吱吱叫，
西坡上開山的炮聲隆隆響。
石頭刮走咱再開，
鐵棍斷了再打長。

雙手凍裂包塊布片照樣干，
肩膀腫了墊層破布照樣扛。
你看那支部書記陳永貴，
打基壩壩是內行，
每條壩他查又查來驗又驗，
比又比來量又量。

一塊石頭看几遍，
反轉放了調轉放。
他對着石頭說了話：

“老伙計，
你得有點集體主義好思想，
你要是遇着洪水再逃跑，
我可得和你算老賬！”
逗得那小伙哈哈笑，

引得那姑娘小嘴合不上；
多少人为修大壩睡不着觉，
多少人为修大壩臉变黄；
就这样苦战苦斗得胜利，
三十道大壩鎖住狼窩掌。
壩基打得深又寬，
壩縫灌滿石灰漿，
壩身做成了半圓形，
梯田修成了簸箕樣。
到現在已經完工五六年，
几十次暴雨來勢狂，
看大壩安如磐石像泰山，
瞧庄稼沟上沟下一色旺。
六三年一場百年不遇的大洪水，
又想和大壩來較量，
大壩上一塊石頭沒有動，
洪水低頭奔了他鄉！

哪一個不誇大壩立奇功，
哪一個不贊“狼窩”出米糧，
保守派看着傻了眼，
也說是能不過現在的共產黨。

富裕中農也變了口：
“听永貴的話兒上不了當！”
地富分子縮回了頭，
蓋了個花被入夢鄉，
忽听轰隆一聲响，
大壩被水都冲光，
喜得他剛想拍巴掌，
一睜眼，原來是腦袋瓜震在炕沿上！

這時間大寨人正在轰轰隆隆
炸石山，
又開始整修另外幾道沟和梁。

桥头换车 (鼓词)

樊春秀

雨过天晴路泥濘，
皓月如洗挂天空，
池塘青蛙呱呱叫，
遍地蝈蝈苏苏鸣。
禾苗得雨可高了兴，
就像帆船顺了风，
喷儿喷儿，一宿就长一寸五，
黑油油的似水葱。
社员们乐得拍掌笑，
今年又是个好年景。
哪知道好事不随人心愿，
庄稼作物生了害虫。
为保证粮食多增产，
必需把害虫消灭清。
生产队王支书亲自挂帅，
男女社员齐出动。

趁着月明天气凉爽，
来一个除虫夜战打冲锋。
全体社员干劲大，
各不相让赛除虫。
这个说，为叫粮食大丰产，
那个说，坚决把害虫消灭清。
除害虫就是打反动派，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社员们正在喷农药，
猛然间射过来两条白光亮又明，
哗儿哗儿不住连声响，
原来是一辆卡车由西往东。
猛然间汽车煞在公路上，
是怎么突然把车停。
王支书不知是怎么回事，
走上前去问一声：

“司机同志，这是哪里来的汽车往哪里去？

为什么中途路上把車停？”
这时候从車上下来人一个，
月光之下看得清：
他穿着藍色的褲子灰小褂，
黑黑的眉毛大眼睛，
年紀不过二十四、五，
长得結实又精明。
下得車来面帶笑，
他說是：“我的名字叫馮向荣。

前进公社的拖拉机手，
五八年高中毕业回家中。
今天往紅星公社送农药；
任务紧急赶夜行。
剛下过雨后路难走，
遇見了小河把車停，
我伙伴前边去探路，
看一看小桥是否能通行。
請問同志你貴姓？”
支书說：“我的名字叫王永

銘。”

向荣說：“你就是常念叨的王支书呀？

今夜晚亲自帶队来除害虫。”
他們二人正談話，
从东边来了人一名。
只見他冲着汽車走得快，
提高了嗓門叫老馮：
“老馮，前边的小桥被水冲坏了，

正当中塌了个大窟窿。
我看汽車过不去，
咱俩的任务难完成。”
向荣想：土路上不是泥来就是水，
公路上小桥塌坏难通行，
农药送不到紅星公社，
庄稼受害要减收成。
越想心里越着急，
头上的大汗似籠蒸。
支书想：
除治害虫如救火，

要抓紧時間分秒必爭；
小桥上过不去大卡車，
換几輛馬車保管行。
王書記斬釘截鐵叫：“同志，
請你放心，送藥的任務俺担
承。”

回頭來叫聲王慶海，
再叫身邊的李慶東：
“回村去把大車套七輛，
停在河那邊小橋東。
咱們往紅星公社送藥，
越快越好莫誤工。”
慶海、慶東往回跑，
王書記又把鄉親們叫几声：
“快快上車卸藥，
背過這小橋放橋東。”
年青的小伙把汽車上，
齊大伙兒緊倒騰，
背的背來扛的扛，

來往如梭快如風，
真是人多力量大，
轉眼把四千斤農藥全運清。
耳听“噶嗒”鞭聲响，
“吁！”七輛大車停在小橋
東。
把農藥裝在大車上，
轉過司機馮向榮，
使勁兒握住了王支書的手：
“謝謝你們幫了我的工。”
永銘說：“什麼你來什麼我，
新社會咱是一個大家庭。
全為糧棉大豐產，
把共產主義早建成。”
說了聲：“後會有期改日見。”
汽車、大車分頭行。
汽車轉回前進社，
大車送藥奔紅星。

一枚綉花針 (唱詞)

韓俊杰

唱的是人民公社万年春，
公社里处处出新人，
新人新事表不尽，
单唱唱四个社員寻找一根綉花針。

这一日秀云綉花枕，
拿起花撑出了門，
她去找隔壁玉兰姐，
有道是姑娘家都爱扎花描云。

正是她拿起花枕出門走，
哎，花撑上咋不見綉花針！
昨下午开会我曾把它帶，
回家来再也沒有扎一針。
秀云她心里納了悶，
啊，忽然她打了个冷顫汗津津！

开大会我低处坐不稳，
上高高我在那麦糠垛上蹲。
二嫂跟俺开玩笑，
散会时要鬧丢了針。
想到此处把手握紧，
心里像放块磚头一样沉！
丢到別处不要紧，
掉到麦糠里可吓死人，
麦糠是队里飼养用，
喂牲口可使不得綉花針！
想到此她飞步就往場里跑，
你看她猫着腰、垂着辮、閉着气、瞪着眼、一星一点看得真。
一遍二遍三四遍，
瞅得她两眼发花头也暈，
堆子圓圈都扒遍，

上上下下到处寻。
小秀云心急如锅滚，
两眼流泪汗湿衣襟。
心内不住暗埋怨，
埋怨自己太粗心。
倘若是钢针找不到，
岂不是害了全村人！
今早上要找它到日过午，
日过午哪怕找到月黄昏，
纵然是七天八后晌，
也要寻到这根针。
小秀云这里正寻找，
场那边来了她的母亲。
老太太开口把女儿问：
“你满头大汗啥原因？
老娘我村东村西都找遍，
想不到你麦糠堆里藏着身。
来，来，来，回家快帮你爹
把猪捆，
卖了猪给你买条花头巾。”
小秀云含泪把娘叫：
“女儿我有事难脱身，

我要守着这个麦糠垛，
下决心寻找我的绣花针。”
老婆子一听哈哈笑，
“闺女你真是一个小气人！
这点事何必受洋罪，
卖了猪给你买它七八十来
根。”
老婆子不解其中意，
秀云她二次开口叫母亲：
“非是女儿我太小气，
钢针虽小它重似千斤！
牲口要是吃下肚，
它也难活到明早晨。”
老婆子一听心害怕，
双手紧按跳动的心，
“那牲口本是社员的宝，
傻妮子你干活咋会不小心！
咱的猪今天不去卖，
我不能捡了碎铁丢了金。
回家你快把排杈拿，
簸箕扫帚你也带在身。”
秀云一听没怠慢，

脚下蕩起两縷尘，
一溜小跑到家內，
迎面碰上了老父亲。
老头子正在把猪捆，
連連高声叫秀云：
“你快帮爹爹来捆猪，
屋里你再拿来绳一根。”
秀云哪能听进去，
她找了簸箕又把扫帚寻。
爹爹一見好气恼，
面皮一紅訓秀云。
秀云給爹頂上了嘴，
她說道：“捆猪你有啥当紧，
我得赶快去寻綉花針。”
爹爹一听发了怔，
秀云又从梢說到根。
老头子听秀云說一遍，
放开猪他就跑出了門。
秀云拿着扫帚簸箕和排杈，
父女二人一同出了村。
到場里老头子舞起揚場杈，
一杈一杈揚得勻；

秀云手里拿扫帚，
一下一下扫得細心；
老婆子拿着簸箕簸，
一撮一撮多精神。
眼看着一堆麦糠翻了个尽，
还是不見那根針。
飼养員李大伯来担草，
見此情心內气忿忿，
“这麦糠已經上了垛，
您又揚又簸啥原因？
万一掺里了髒东西，
吃坏牲口誰負責任？”
秀云見大伯生了气，
心里更像热油滾，
“俺三人为找針啥事都丟掉，
想不到您个老头还訓人！”
李大伯一听哈哈笑，
(夹白)啊，原来是这回事呀！
慌忙掀开衣裳襟，
露出了一根紅絲綫，
綫那头帶着一个綉花針。
小秀云一看帶紅綫，

喜得她一跳大高喊叫父母亲：

“爹，娘，您也别找来也别寻，李大伯拾的就是那根针。”

老两口一听住了手，

转脸才问李天伦：

“天伦哥，这针您是咋捡到？

讲出来也叫俺放心。”

李老头听罢讲了话：

“您不知听我与您说原因，

昨天散会我去撮草，

一篮子撮的有百十斤。

回去后，筛土气、捡草根，

麦糠里找见这根绣花针。”

这仨人听他说一遍，

好像是千斤的石头落下了身。

秀云说：“大伯您真是模范饲养员！”

天伦说：“您才是模范一家人！”

同志们，您别看这根针不值一分钱，

映出了四颗爱护集体的赤胆红心。

· 貨郎下乡 (唱詞)

閻天民

藍瑩瑩的天上飄白云兒，
清朗朗的小河閃波紋兒，
一河春水迎風笑，
兩岸庄稼愛煞人兒。

麥浪中閃出一條羊腸道，
小道上過來一個二十來歲的
年輕人兒，
小伙子本是個售貨員兒，

肩膀上担着个小挑子儿，
他的名字儿叫如意儿，
工作就在那張家屯儿。
要問小伙啥模样儿，
大伙不知听真实儿：
大大的眼，濃濃的眉儿，
紅紅的臉膛有精神儿。
头戴一頂新草帽，
藍布扎帶纏在腰里儿，
上身穿的白布衫儿，
下穿着葛布褲子顏色俊儿，
黑布鞋，白布里儿，
蹬在脚上挺結实儿。
見了人不笑不說話，
說出話来喜欢人儿。
思想进步是个团员，
每日里，担着个小挑轉庄村
儿。
四乡邻里的庄稼人儿，
見了小伙喜在心儿，
都夸他工作积极思想好，
卖的东西怪齐备儿，

風里雨里无阻擋，
支援农业最积极儿。
小伙子下乡送貨心欢喜，
小挑子挑得顛巍巍儿。
大步流星朝前走，
抬头看山青水秀好景致儿：
重重青山抱綠水儿，
弯弯流水繞山村儿。
运肥的大車扯成队儿，
万綠丛中飄紅旗儿。
山坡上牛羊哞咩叫，
河里头游着大鯉魚儿。
老鞭把揚鞭叭叭响，
撑船的大哥唱曲子儿。
正行走，朝前看，
从小路又过来一位大孀子
儿，
她左手掂了个小包袱，
右手挎了个竹籃子儿，
走几步歇一歇，
又是擦汗又喘气儿，
这一帶路途不好走，